

書名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點
卷 卷三十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
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編號 D8634000

卷三十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英雄譜弁言



英雄有漢字曰無也靈心影現百
不窮不刻死終之印投於者
下不勃漫成之局面於他人英雄
有譜也是按圖而索驥也英雄
三國水滸乎曰石也燕越不
傳異代不相借材凡稱丈夫

遠兵蓋地而來都打見雕
旗兩下射在陣脚只見對
陣皂旗開處一員番將出
馬俱見

戴一頂三叉紫金冠

頂內拴兩根雉尾

領銀甲白羅袍袍背上

綉三個鳳凰披一副連

環銀鉄鎧緊一條朕

御盜帶着一双雲根鷹

爪鈔掛一條護額銷金

拍插一張畫鉄胎弓懸

畫雕翎銀金箭手拈

占筮之卜一則知定軍於權即令卜之解撰著成象
先時一則戰麥城於臨事木
乃地水師卦更有玄武臨應王敵人遠奔權問呂蒙
曰卦主敵人遠奔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正合
某之機也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吾羅網矣正
是

龍遊溝壑遭蝦戲 鳳人牢籠被鳥欺

畢竟呂蒙之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梨花点銅鎗坐匹銀色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二十九

梅花馬

看那番將生得面自唇紅
第七十七回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王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雲長安在一語抵得一部金剛經妙義以安在
二字推之微獨雲長為然也與安在魏安在蜀

安在三分事業三國人才皆安在哉凡有在者

不在而惟無在者當在知其安在而雲長千百

如在矣

昔之和尙能感神今之和尙善搗鬼看普靜獨

自一箇在玉泉山修行方是清靜法師所以能

鎗望本陣便走番將趕來
張清取個石子却似流星

飛去正中阿里奇左眼糊
于馬下而死副將楚明王
見折了阿里奇急要向前
時被宋江大隊軍馬殺將
來就棄了密雲縣走檀州
來宋江就在密雲縣屯兵
功績簿上寫錄張清第一
功就將阿里奇連環鐵鈇
鎧全副掛賜與張清是
日就在密雲縣中設宴作
賀有詩為証

大遼國位非天命
屢縱狼狐寇宋王

阿里少年誇勇略

陣前一戰竟身亡

却說檀州洞仙侍郎知折
了大將閉城不出又報有
水軍戰船在干城下遂引
眾番將上城觀看只見宋
江陣上諸將搖旗吶喊耀
武揚威侍郎見了問曰那
打石菴子生得恁的模樣
有認得的指着曰城下戴
青包巾見披看哥將軍衣
甲的便是侍郎看時只見
張清拍馬向前只一石子

點化雲長耳每見近日有一等沒髮光棍賂誦
幾句多心經輒欲升座說法盜襲幾句野狐禪
便稱棒喝宗門聚徒成羣過都越國哄動男女
填塞街巷布施金錢和尚場鬼眾人見鬼總是
一派鬼混恨不借雲長青龍刀一斬其魔障也
雲長英靈不泯回矣而赤兔馬亦在雲中豈馬
為英雄之馬其英靈亦勝於人耶况青巾綠袍
并青龍偃月刀皆依然如故得好衣物器械亦
有魂在曰無疑也其神靈則不獨相隨之人附
之而靈其所用之物亦與之而俱靈平也倉也
馬也刀也巾袍也皆宜與雲長並垂不朽者也
或疑關張並是英雄而雲長顯聖不問關張顯

聖何也曰翼德何嘗不顯聖相傳有在唐留姓
在宋留名之說今張睢陽岳武穆聲靈赫然廟
祀甚肅豈非翼德之未嘗死乎况桃園三人非
三人也一人而已雲長存即謂之翼德存可耳
且謂與玄德俱存亦無不可耳

關公既經曹賊點化之後人相我相一切皆空
何又有追呂蒙罵孫權驚曹操告立德之事乎
曰雲長不以生死而有異玉泉山之關公與鎮
國寺之關公非有兩關公也善善惡惡因于自
然而我無與焉追所當追罵所當罵驚所當驚
告所當告直以為未嘗追未嘗罵未嘗驚未嘗
告而已矣不靈惟是五關斬將直是未嘗斬水

州特差兩個皇姪一名耶於路小心保重某與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
律國珍一名耶律國雷乃身不降也此言亦可謂金石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
是遼國大將皆有萬夫不亦與泣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關公自與關
當之勇領五萬番兵來救檀州看已至近迎着宋軍
兩下排開陣勢兩員將一齊全樣披掛出馬但見
頭戴紫金三叉紫金冠身披銅邊鎖子黃金甲
對穿猩猩而染絳紅袍袍上斑斕織金翅鵬腰
繫白玉帶皆插虎頭鎗左邊袋內插離弓右邊
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力來戰朱然便走公乘
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驟歸沮
小路而走朱然率兵掩殺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
兵之漸少非必盡死也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
大率為荆州兵招去耳震火光六起潘璋驟馬舞力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

壺中攢硬箭手中拏叉只三合潘璋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
二綠沉鎗跨下騎九只趙雲之死在關
銀鬃馬平口中取出
番將弟兄兩個兩條鎗殺趙雲之死在關
出陣來宋將董平出馬奮平口中取出
將耶律國珍喝曰水泊草趙雲之死在關
寇敢犯吾大國董平大怒平口中取出
拍馬挺鎗直取關公馬趙雲之死在關
相交雙鎗並舉戰五十合平口中取出
被董平一鎗正中咽喉國趙雲之死在關
珍落馬國寶見兒落馬便平口中取出
搶出來救宋陣上張清趙雲之死在關
鎗袋內插個石子手起喝平口中取出

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
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讀至此又聚眾將於帳中少
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讀至此又至天明孫
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讀至此又關平知父被
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
套索一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到關公翻身落
不着耳正走之間一聲正走之間一聲叱起兩下伏兵盡出長劍
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盡呂範下在亥時今
關公不勝悲憤遂公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關路
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決石兩下是山山邊皆處
關平趕來報說趙雲已死於亂軍中趙雲之死在關
關公不勝悲憤遂公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關路

言著正中國空面上翻身 泰誓之好何相乘耶原來是不肯去 公平昔自以為
 落馬關勝林冲驅軍掩殺天下無敵今日何日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
 奮兵大敗而走當時割下曹操敬禮開公而孫權 否笑之不及曹操多矣 関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
 兩眼有綠毛了袍甲金牌紫髯鳳單吾血 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
 并戰馬一千餘疋解到密 叛漢之賊為伍耶亦叛漢之賊也罵得快暢 我今
 雲縣來見宋江獻納宋江 誤中好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回顧眾官曰雲長
 大喜賞勞三軍書記董平 世之豪傑孤深愛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何如
 張清第一功宋江令林冲 主簿左成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
 関勝引一隊軍馬從東北 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
 上進發自統中軍從東南 恩禮畢竟留之不佳聽其斬開殺將而去將公往事
 上進兵只所得炮呵一齊 恩禮畢竟留之不佳聽其斬開殺將而去一提照原
 攻看又差炮手凌振李達 同之前致使今日反為所逼幾欲送都以避其鋒不
 又差炮手凌振李達 提起 華容 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即除恐貽後患孫

帶滾牌手一干直去城下 權沉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関公父子
 施放號袍至三更為期水 皆遇害曹操不害開公而孫權 時建安二十四年冬
 陸遜進攻城郭說侍郎在 十月也関公亡年五十八歲後人有詩嘆曰
 檀州尊皇救兵却有皇姪 漢末才無敵 雲長獨出羣 神威能奮武
 敗殘人馬入城告知侍郎 儒雅更知文 天日心如鏡 春秋義道雲
 怒曰不想又損了二位皇 昭然垂萬古 不止冠三分

姪教我有何面目回見郎 又有詩曰
 主番兵又報潞水河中有 人傑惟追古解良 士民爭拜漢雲長
 七百號糧船泊在兩岸陸 桃園一日兄和弟 狙豆子秋帝與王
 路又有軍馬來了侍郎曰 氣拔風雷無匹敵 志垂日月有光芒
 那厮不識水路錯把糧船 至今廟貌盈天下 古木寒鴉幾夕陽
 泊在那里陸將軍馬是來 関公既殺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即
 尋糧船的便差咬兒惟康



引一千軍山城殺宋江賜馬忠騎坐其馬駁曰不食草料而死此馬不食馬
人馬又令楚明王曹各洛放開水門放艇出去奪他公死死得其所矣却說王甫在麥城中管顧內驚
糧廩便是汝等之功有詩馬亦能稱王正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凶前有開公之夢此正說間
忽報吳兵在城下將開公父子首級挹安王甫周倉

一妙筆從來迥不同

檀州城下列櫓

侍郎不識兵家意

反自開門把路通

且說當晚黃昏左側李遠

樊瑞引一千步軍攻城咬

兒惟康領軍馬出城冲殺

李遠張遠兩將

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開公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
聲隨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二人死且不朽今人但
而不及王甫連累二人猶為有開也於是麥城亦屬東吳却說開公英
魂不散蕩蕩悠悠直至一處乃荆門州當陽縣一座
山名爲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靜原是汜水
關鎮國寺中長老二十七回中之人後因雲遊天下
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草爲庵每日坐禪

引步軍都是勇力牌手就

用槍邊冲住番兵人馬那

里能勾出城侍郎在城中

見軍馬冲突不出急令楚

明王曹各濟開水門搶船

此時宋江水軍頭領已自

先伏在船中見他水門開

了絞起閘板放出戰船來

後振得了消息便放起號

砲來宋軍戰遊兩邊厮迎

將來左邊李俊張橫張順

右邊阮家三兄弟各使戰

道是清淨注師不身邊只有一小行者化飯度日

普靜正在菴中默坐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還我頭

來既在空何有我本無我何有頭本無頭何有還水

頭還於無頭者何有頭來若云無頭者有是詩若欲還

何處普靜仰面諦觀只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

青龍刀左有一白面將軍右有一黑臉虬鬚之人相

隨開牛周舍在普靜眼中寫出妙在不知其人一齊按落雲頭至玉泉山

頂普靜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麈尾擊其戶曰雲長

安在此語抵得開公英魂頓悟卽下馬乘風立於菴

前又手問曰吾師何人願求法號普靜曰老僧普靜

昔口汜水關前鎮國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豈遂

忘之耶雲長空普靜亦空公曰向蒙相救銘感不忘

黃本...

曹各處急得要回船早被今某已遇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迷途音靜曰昔非
 宋軍都跳過船來五個頭今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四語抵得升座說法一場
 領擡了水門楚明五曹名將軍為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庶良文醜五
 濟各自上岸逃生水門上兒前於是關公
 一把火起凌振又放一個稍首則無頭而有頭後
 軍廂砲那砲直上半天裡依則有我而無我矣
 呵侍郎所得火砲連天說建廟四時致祭後人題一聯於廟云
 得魂不附休空等眾直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
 殺入城侍郎利咬兒惟康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
 見城門被奪只得棄城望却說孫權既害子關公遂盡收荆襄之地賞犒三軍
 北而走亦及三里正撞着設宴大會諸將慶功置呂蒙於上座願請諸將曰孤
 關勝林冲兩個攔住去路久不得荆州今睡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遜
 侍郎怎生奈何正是天羅

密佈難移步地網高張怎

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宋江兵打薊州城

俊義大戰王田縣

志氣冲天貫斗牛

更將逝虜盡平收

檀州驍將俱心碎

遼國雄兵總淚流

紫塞風高橫劍戟

黃沙月冷照戈矛

堪誇忠義勇鬼漢

談笑功成定九州

謝權曰昔周郎雄略過人破曹操於赤壁周郎未嘗

勝於不幸早妖魯子敬代之子敬初見孤時便及帝結連曹操

王大畧此一快也曹操東下諸人皆勸孤降子敬獨子敬未嘗結連曹

勸孤召公瑾進而擊之此二快也操又勝於子明

惟勸吾借荆州與劉備是其一短借傳以荆州合力

云短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荆州勝子敬周郎多矣相操正是長策何

也珠討賊之義是呂蒙不

如二人何得友曰勝之於是親酌酒賜呂蒙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盃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

碧眼小兒紫髯鼠輩還識我不令人赫殺○眾將大

驚急救時蒙推到孫權大步前進坐於孫權位上兩我字叫得響

眉倒豎雙眼圓睜大喝曰我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

下三千餘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計圖我我生不能啖

肉



却說侍郎咬見惟康正走汝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
之間忽刺斜裡又撞着林驚天震地之人自有權大驚慌忙率大小將士皆下
冲關隊大殺一陣死命撞此作威顯聖之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死死得快賜孫
出逃去却說宋江大隊軍權亦險些見眾將見之無不恐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
馬入檀州出榜安撫百姓郡太守潺陵侯命其子呂霸襲爵孫權自此感關公
賞勞三軍及將在城遼國之事驚訝不已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
官員仍前奏用表奏天子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此人與
天子見表大喜隨即降旨劉備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
欽差樞密院同知趙安撫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
統領二萬御林軍馬前來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讐恐東吳難與敵也
助戰却說宋江等所報出勢所廟迎趙安撫入檀州府內必然權聞之大驚跌足曰孤失計較也似此如之奈
眾頭官盡來相見這趙安何今見活張昭又嚇了一跳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



撫是朝廷宗派為人寬仁計今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荆州如磐石之安權聞將
厚德謂宋江曰聖上已知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劉備急欲報
汝等建功特差下官賚金警必與操約和銀段疋一十五車但有奇之德必不與操連和世
功申奏朝廷加封汝等宋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
江拜謝趙安撫鎮守檀州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兵
將朝廷頒賜分散軍將一不向吳而向魏矣面勤向各路軍馬雖是東吳之所謀亦曹操
楊雄稟曰前面便是蘄州之所使嫁禍於操誠不為過是吾乃
一大郡錢糧極廣乃是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為上策逾國庫藏既欲嫁禍於人又欲
打打了蘄州諸處如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
易取宋江與吳用計設却與曹操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
說待即與咬兒惟康正往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夜眠今始貼席
操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非知席將不能識破才

古今佳話卷之三十九

東走撞着楚明王曹名濟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引着敗殘軍馬一同投奔復讐故將首級獻與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却於中乘便而圖事耳如燭照而龜卜操曰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大王可將關公首級刻一木香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征南我却觀其勝負蜀勝則擊吳吳勝則擊蜀處處有得處亦不也乖的着非操大喜從其計遂召吳使入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笑曰雲長公別來無恙與容道相見之語一般言未畢只見關公口開且動鬚前是恭敬此是獻禮言未畢只見關公口開且動鬚髮皆張操驚倒操倒孫權又嚇倒曹衆官急救良久方醒顧謂衆官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

路軍馬接應有詩為証
敗將殘兵入薊州
遼奴原自少机謀
宋江兵勢如雲捲
直取戎王作虜囚

且說宋江引兵至平峪縣見前面把住隘口就于縣西屯扎盧俊義一萬人馬前至玉田縣界屯札典軍師朱武討議曰我軍遠來不知地利何策可取朱武曰若論愚意可將隊伍排為長蛇之陣擊首則尾應漢中王曰劉琦與我同宗於理不可豈忍忘同於兒女後必大貴前叙小此叙相聞相對對先曾許劉琦之子劉琦正說婚姻却益玆其女至今真唐大王可納之為妃得兄弟

漢中王曰劉琦與我同宗於理不可豈忍忘同於兒

擊虜則首應擊中則首尾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相應循環無端如此則不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愁地理生疎先鋒盧俊義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大喜遂催兵前進直抵玉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田縣城下攻城守城官民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逃富莫敵盧俊義奪了城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池忽遠上望見遼兵蓋地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而來但見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黑霧濃已至黃沙漠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連皂雕旗展一派烏雲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拐子馬蕩半天殺氣青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毡等兒似于池荷花弄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晚風鉄竹塊整如萬頃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海洋疑曉日人人衣襟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左掩個個髮捲齊眉連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環鉄鎧重披刺納戰袍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緊勒舊軍壯健黑面皮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紅鬃劣馬咆哮潤勝膊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銅腰鉄脚牛角弓擗沙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柳箭虎反袍襯窄雕鞍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生居邊塞會拽弓世本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朔方能騎劣馬銅腔奮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鼓軍前搖苦葉胡笳馬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上吹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那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兵一萬帶四子來到擺開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不立德乃依允遂納吳氏為王妃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子長劉永字公壽次劉理字奉孝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荆州來言東吳求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婚於關公關公力拒之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孔明曰荆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有此言未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正商議間荆州捷使絡繹而至不一日開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典到具言水滄七軍之事忽又報馬到來報說關公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於江邊多設墩臺隄防甚密萬無一失因此玄德放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心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玄德忽一日玄德自覺渾身肉顫行坐不安至夜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不能寧睡起坐內室秉燭看書覺神思昏迷伏几而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臥就室中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立於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燈下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玄德問曰汝何人負夜至吾內室其人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躲避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夜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情同骨肉因何迴避關公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泣告曰願兄起兵以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見玄德忽然驚覺乃是一夢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請孔明來孔明入見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乃至止心思關公故有此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夢何必多疑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孔明辭出至中門外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迎見許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下報一機密聽知軍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師八官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某適聞外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置文之與懷贏乎熾頭為



陣勢宋軍中朱武上雲梯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荆州關公已遇害故特來密
 看了曰奮人佈下五虎靠報軍師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落於荆楚之地
 山陣不足為奇朱武把旗招動左盤右旋也摆一陣
 是鯢化為鵬陣盧俊義曰何為鯢化為鵬朱武曰北
 海有魚其名曰鯢能化大鵬一飛九萬里此陣遠看
 只是個小陣若來攻時一發變做大陣因此喚做鯢化為鵬盧俊義稱贊不已
 對陣敵軍門旗開處那御弟大王親自出馬四太子

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亦只
 一之十尚不知有後事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
 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王上寬心亮親提一
 旅之師去救荆襄之急有此言不玄德泣曰雲長有
 失孤斷不獨生孤來自提一軍去救雲長遂一面
 差人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預為後文伏筆
 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為吳將所
 獲義不屈節父子歸神一路俱作吞吐之事至玄德
 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正是
 為念當年同誓死 忍教今日獨捐生
 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分在左右都是一般披掛
 但見

頭戴鈔錫等劍箭盔
 上拴着墨毬纓胸襯
 員繡柳葉細甲腰束
 交帶身披梨花錦袍
 強弓硬弩騎駿馬雕
 腰間插昆吾劍手內
 掃帚刀

御弟大王將兵排開在陣
 前高聲大罵曰水注草寇
 何敢犯界盧俊義曰誰敢
 當先只見大刀關勝舞起

第七十八回



青龍優月乃拍馬出至陣
前呼延灼攬起双鞭協助
那兩假耶律宗電即律宗
雷弟兄挺刀躍馬者出這
里徐盛索超舉起兵器相
迎八匹馬攬做一團正開
之間沒羽箭張清縱馬出
陣却有憐州則軍認得張
清慌忙報知大王曰那穿
綠袍前慣侯飛石須用隄
防省將天山勇曰大王放
心孩兒吃我箭天山勇手
腕強月道這陣前張清取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曹操之殺華陀以陀之將殺操也陀療操而何
以云殺操曰鑿其頭則是欲殺之也臂可刮未
聞頭可鑿如鑿其頭而能活必如左慈之幻術
則可若以言醫則無是理也無是理則其欲殺
之無疑也曷為療關公則療之療曹操則欲殺
之曰能慕義者必惡惡於其慕關公之義而療
公則知其必能殺操者耳故華陀之死當與昔
平之死並傳
或情華陀之書不傳而後世無神醫此言非篤
論也醫者意也意豈書身之所能傳乎不可知之

頭兵一石子從盔上打過
天山勇裝定箭前觀着張
清較親一箭射來張清叫
声呵也正中咽喉落馬双
鎗將董平九紋龍史進死
命救回拔出箭來血流不
止便與縛地任盧俊義即
命卸卸卸潤扶張清上車
回檀州教神医安道全医
治有詩為証
張清石子妙如神
陣上英雄認得真

謂神醫而曰神神豈書之所得而解乎以書治
病者不謂之知醫猶之以書用兵者不謂之知
兵陀之書與孟德新書而俱焚之誠是矣吳
氏之婦焚之為其書之足以殺身若使吳氏之
婦不焚之而今人學之又恐其書之足以殺人
耳
曹操死於庚子之年戊寅之月而十回之前各
有左慈土鼠金虎一言伏案矣然而數之未盡
事在將來觸左慈而不死觸樹神而後死則又
之左慈特為此卷之引子也猶之合眼見關公
而不死開眼見伏后諸人而後死此卷之關公
特為前卷之餘波也且樹神又為伏后諸人之

此目邪逢強管箭
當喉一射便翻身

只見陣前喊聲又起報曰
西北上有一彪軍馬殺來
趕入陣中宋陣曰將各敗
回本陣四員番將乘勢趕
來西北上又有番將兩下
夾攻宋軍不能相敵盧俊
義急忙向前正與番軍四
將相遇張德勝出馬與
俊義交鋒戰不數合盧俊
義賣個破綻索森刀砍入
來破俊義一鎗刺下馬去

引子而夏侯惇見伏后又為曹操見伏后之餘
波斯篇魯借鬼神之事警戒奸雄事極其妙又
亦極其妙

曹操之托文王與王莽之托周公相似而曹操
又巧於王莽何也篡國之事主莽身自為之曹
操不自為之而使其子為之則莽拙而操巧也
王莽以金勝學周公又以居攝學虞舜是欲以
一身而兼學兩聖人之事曹操以其身學文王
而使其子學武王是欲以兩世而分學兩聖人
之事嗚呼以聖人之事而乃為奸雄之所窺豈
不重可嘆耶
或見曹操分香賣履之令以為平生好偽賢

那三個所得無心恐戰逃

回盧俊義等番身殺將回
去遼兵四散奔走再行數
里約道初更又撞一彪軍
馬俊義問之却是呼延灼
韓滂彭斌俊義大喜合兵
一處呼延灼曰奈我軍谷
散小將非關陣勢和離酒
彭起軍馬到此不知諸將
如何俊義說力戰番將之
事與呼延灼等望南行不
過數里有軍攔路呼延灼
曰黑夜怎能斷殺等天明

一不知此非曹操之真仿是曹操之偽也非
至死而見真乃至死而猶偽也臨終遺命有大
於禪代者乎乃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猶
無一語及禪代之事是欲使天下後世信其無
篡國之心於是子孫蒙其惡名而已則避之即
自此周文之意耳其意欲欺盡天下後世之人
而天下後世之無識者乃遂為其所欺甚奸
雄之尤哉

曹操平生無道至死猶假則分派賣履是也臨
死無真死後猶假則疑塚七十二是也以生曹
操欺人不可死曹操欺人則奇矣以一假曹
操欺人不足奇以無數假曹操欺人則更奇矣



池一死戰對陣听得問曰
來者莫非呼將軍否呼延
灼認得是問勝声音便叫
曰盧頭領在此眾頭領都
下馬席地而坐問勝曰陣
前失利你我不相救應我
和真替邪思文置延珪魏
定國五騎馬領一千餘軍
尋到此幸逢哥也將近天
明家人望玉田縣來見一
彪人馬踏路却是董平徐
寧都扎玉田縣計點眾將
不見并珍辭于楊林石勇

然曹操之死以假混真雖有無數假曹操其中
却有一真曹操曹操之生有假無真人口見得
一曹操到底不曾認得一真曹操不獨死曹操
是假即活曹操亦是假不獨假曹操是假即真
曹操亦是假是其生又幻於其死云
曹操既護其生前之身又護其死後之身則疑
塚七十二是也既護其死後之身又欲娛其死
後之魂則命設帷帳於銅雀臺每進食必奏樂
是也其生前之作惡不畏死後之受譴者以死
後之無知其若欲娛死後之魂則是有知矣豈
受譴則無知而娛樂則有知乎其殺人於生前
不畏其報復於死後者以他人死後之無知江

少軍五千餘人盧俊義
惱已胸時侯報曰解珍解
至四人已回俊義喚來問
時解珍曰俺四人深入重
地迷踪失路急切不敢回
轉今早又撞見一兵大殺
一陣來到這里俊義令將
耶律宗霖的首級于玉田
縣號令撫諭百姓忽報遼
兵四面把縣圍了俊義大
驚引燕青上城看時火光
耀天見一將騎馬當先却
是耶律宗云燕青曰昨日

若自娣其死後之魂則已固有知矣豈已之死
則有知而他人之死則無知乎究竟果報昭然
厲鬼終當殺賊地獄既該遊魂難至銅臺我嘆
曹操之巧終難曹操之愚
觀三馬同曹之夢又在馬騰既死之後而猶一
數之所伏有非人意計之所得防也周王以厭
弧之謠殺弓人而不知其應在褒如漢武以獄
中天子氣而殺罪人而不知其應在病已王莽
以易名應識之故而殺劉歆而不知其應在光
武今操之夢兆亦猶是矣若謂前之夢為西涼
則馬休馬鐵固合而為三若謂後之夢為西涼
則趙馬岱已僅存其二因後之謬并識前之非



張清中他一箭今日我替
他還魂燕青取出弩一箭

而既識前之非更無從考其後之是非讀有至此
為之喟然

射去正中將落馬眾將
急救退去虜後義典眾將

却說漢中王閻門公父子遇害吳創於地眾文武急
救半晌方醒扶入內殿孔明勸曰主上少憂自古道

曰雖然一時遼兵退去天
明必然又來攻城怎生救

死生有命關公平日剛而目矜故今日有此禍以不
而東和孫權一語主上宜早養尊體徐圖報仇記軍

解朱武曰宋哥七若知消
息必求救應有詩為証

德曰孤與門張二弟桃園結義時誓同生死今曹長
已亡孤豈能一享富貴乎言未已只見關顯號慟而

一番遇敵一番驚
獨馬單鎗暮夜行

來玄德見了人呼一聲又哭絕於地羊舌見向成而

四面兵戈圍古縣
請看何計退遼兵

眾官救醒一日哭絕三五次三日水漿不進只是痛
哭淚濕成襟班班成血是一哥哥不孔明與眾官再

次日天明望遠兵四下

三勸解之德曰孤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不方其之

圍得鉄桶一般只見東南

孔明曰聞東吳將關公首級獻與曹操操以王

塵土起處共馬擁至朱武

侯禮祭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欲

望見曰此必是宋公明兵

核禍於曹操操知其謀故以厚禮葬關公令王士歸

到可准備接應果見遼兵

怨於吳也張昭司馬懿之計德玄德曰吾今即提兵

紛然退去後義傳合關門

問罪於吳以雪吾恨舍魏而孔明諫曰不可方今吳

驍軍出城追殺遼兵大敗

欲令我伐魏魏亦令我伐吳各懷諂計伺隙而乘王

奔回薊州宋江鳴金收軍

上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

進玉田縣與盧先鋒計議

而伐之可也此以吳眾官乃再三勸諫玄德方纔進

攻打薊州撥下柴進李雁

膳傳旨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挂孝蚤為後文漢中王

李俊張曠張順阮小二阮

親出南門招魂祭奠號哭終日詩曰向換梅枝由來

小五阮小七正燒虎一丈

不至招魂何休為之兄者能不葬哉無已今竟死矣用祭

青孫新頭大嫂張清孫二

以士按丁玄德以下先救曹操却說曹操在洛

娘裴宣爾讓宋清樂和安

陽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與孫策見于操



卷之二十九 十五

道全皇甫端童威重猛王真驚懼問於眾官眾官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
定六隨護趙樞密進守檀新殿居之操自將死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與殿何干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日命
州其餘諸將分作二處進發宋先鋒左軍人馬四十終恨無良工曹詡曰洛陽良工有蘇越者最有巧
八員軍師英用公孫勝休思操召入令畫圖像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
冲花榮秦明楊志宋金雷樓閣臺與操視之曰汝畫甚合孤意但恐無棟樑
橫劉唐李達魯智深武松之林工師求大木蘇越曰此去離城三十里有一潭
楊雄石秀孫立歐鵬鄧飛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樹
呂方郭盛樊備鮑旭項充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操大喜上師得大則令
李柔穆弘穆春孔明孔亮人工到彼砍伐次日回報此樹鋸解不閉斧砍不入
燕順馬麟施恩薛永宋萬不能斬伐操不信自取數百騎直至躍龍祠前下馬
杜延米貴凌振湯隆蔡福仰觀那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節在曹操
蔡家戴宗潘徽金大堅看一操命砍之鄉老數人前來諫曰此樹已數百年

景住時廷郁保四孟康盧材皆是神矣常有神人居其土恐不可伐臥龍祠亦有棟梁之材
先鋒頑右軍人馬二十七奇不同操大怒曰吾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
員軍師未武關勝呼延灼年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無不懼孤是何妖神敢違孤
董平張清索超徐宣燕青意好言訖拔所佩劍親自砍之錚然有聲血濺滿身
吏進解珍解寶韓滂彭玘何人無血性操謂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
宜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二更換睡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人披髮
國曠達揚春李忠周通陶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喝曰吾乃梨樹之神

宗旺鄭天壽龔旺丁得孫也汝蓋建始殿意欲篡逆却來伐我神木吾知汝數
邵涓鄒潤李立李雲焦挺盡特來殺汝草木却多從賊為之一嘆操大驚急呼
石勇侯健杜興曹王楊林武士安在皇衣人仗劍欲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
曰勝分兵兩路來取蘇州頭腦疼痛不可忍急傳旨遍求良醫治療不能痊可
宋江引兵望平峪縣進發眾官皆憂華歆人奏曰大王知有神醫華陀不識
勿義出至田縣引兵進發



卷之二十一 第五十一回 曹操大驚 華陀神醫

原來這薊州城郭堅固即晉通操曰即江東醫周泰者乎又將十五歎曰是也
 律得重折了兩個孩兒更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術歎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謀
 郡人也其醫術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
 用鍼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
 效者以麻肺湯飲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剖開
 其腹以藥湯洗其臟腑曹操一頂皮好骨病人身無
 疼痛洗畢然後以藥線縫口用藥敷之或一月或二
 十日即平復矣其神妙如此一日陀行於道上聞一
 人呻吟之聲陀曰此飲食不下之病同之果然陀令
 取蒜薺汁三升飲之吐蛇一條長二三尺飲食即下
曹操腹中毒蛇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懣面赤不能
 飲食求陀醫治陀以藥飲之吐蟲三升皆赤頭青尾
 皇南端亦要開給治馬藥



料就報先鋒知道宋江心
 中大喜又謂盧先鋒曰不
 秀時迂原在城裡居住前
 日殺退澄兵我教時迂石
 秀雜在軍中裡而必然投
 薊州城內去了時迂曾說
 城內有一寶嚴寺中間大
 雄寶殿前有一座宝塔極
 高我教他塔內藏躲只等
 我軍攻城急却去塔上放
 火為號裡應外合計必成
 矣這裡一面進兵運到薊
 州來且說御弟太王白折
 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在眼湯藥不可治瘥

動搖發問其故陀曰此因多食魚腥故有此毒今日
 雖何三年之後必將復發不可救也後陳登果三年
 而死陳登在徐州事已前數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瘤
 痒不可當令陀視之陀曰內有飛物人皆笑之陀以
 刀割開一黃雀飛去病者即愈奇絕。操之事君如
 飛也有一人被大咳足指隨長肉二塊一痛一痒俱不
 可忍陀曰痛者內有針十箇痒者內有黑白棋子二
 枚更奇。操之能刺人能人皆不信陀以刀割開果
 應其言此人真扁鵲倉公之流也於百中忽見眉
 金城離此不遠太王何不召之操即差人星夜請華
 陀入內令診脈視疾陀曰太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

了一子心中懊惱兵大將

密室聖天山真洞仙侍郎

等商議日前日涿州霸州

兩路拔兵各自分散今宋

江合兵來攻薊州怎生奈

何密室聖曰宋兵若來小

將出敵定要活捉此賊待

部曰有一個穿綠袍使不

子的好生利害要謹提防

天山勇曰那雀子被我一

箭射死了正計議間忽報

宋江軍到御弟大王整兵

出城迎敵兩下排開陣勢

密室聖權乘出馬宋江傳

今日誰敢斬將奪旗自見

林冲出陣與密室聖大戰

七十餘合林冲大喝一声

一矛刺密室聖于馬下兩

軍發喊奮將天山勇見刺

了密室聖挺鎗出馬宋江

陣中徐寧挺鈎鐮鎗來迎

戰二十餘合被徐寧手起

一鎗把天山勇搠死馬下

宋江見斬了二將催軍趕

殺遼兵大敗薊州奔走

宋江人馬趕了十里收軍

基有一法先飲疏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

風涎方可除根與吉平月藥之意相同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

陀曰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

關公畧無懼色周泰事在黃旗口中照應只兩事勻作兩番馮

又以華陀日中一段開文敘之妙品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

臂痛可刮腦袋安可砍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

會欲報讐耳非但為關公報讐且將為天子計賊呼左右擊下獄中拷

問其情實詎諫曰似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操

叱曰此人欲乘機害我正與吉平無異應二十急

冷追拷華陀在獄有一獄卒姓吳人皆稱為吳押獄

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

將死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感公厚意無為可報我

修一書公可遣人送與我家取青囊書來贈公以繼

吾術吳押獄大喜曰我若得此書棄于此役醫泊天

下病人以傳先生之德有此心便可繼陀即修書付

吳押獄吳押獄直至金城問陀之妻取了青囊書回

至獄中付與華陀檢看畢陀即將書贈與吳押獄吳

押獄持回家中藏之以酒肉與青囊書大是便宜換

旬日之後華陀竟死於獄中吳押獄買棺殮殮訖只

錢脫了差役回家取書囊書看習只見其妻正將

書在那裏焚燒婦人不愛書吳押獄大驚連忙搶奪

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兩葉吳押獄怒罵其妻妻

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牢中要

他何用亦是達吳押獄嗟嘆而止因此青囊書不曾



回寨營勞三軍次日傳令傳於世所傳者止關維猪等小法乃燒剩一兩葉中
接寨齊起直抵薊州御弟
大王見折了二員將甚憂

又報宋軍到忙令侍郎引
本部人馬出城迎敵侍郎
同交兒惟康楚明王曹各
齊領一千軍馬就城下擺

開宋軍索超提斧出陣
將咬兒惟康拍馬挺鎗出
陣兩人鬥到二十餘合咬
兒惟康抵敵不住撥馬便

走索超拍馬趕上手起斧
砍把咬兒惟康劈死馬下
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將
勦滅劉備掃平兩川臣即率羣下納土歸降矣孫

操觀畢大笑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燼火上耶
待中陳羣等奏曰漢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

侍醫伏命楚明王曹各濟
急去迎敵宋陣史進拍馬
舞刀直取二將史進奮勇
先將楚明王砍下馬下那

曹各濟却待要走史進趕
上一刀亦砍了首級史進
縱馬殺入寨隨宋江顧不
一指大雷掩殺直起到吊

橋邊者兵急退把城門閉
上緊守一面申奏大遼損
主一面差人往薊州幽州
求救有詩為記

靈山至今孫權稱臣歸命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
下宜應天順人早正大位今人追思苟或操笑曰吾

事漢多年雖有功德及民然位至於王名爵已極何
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為周文王矣隱然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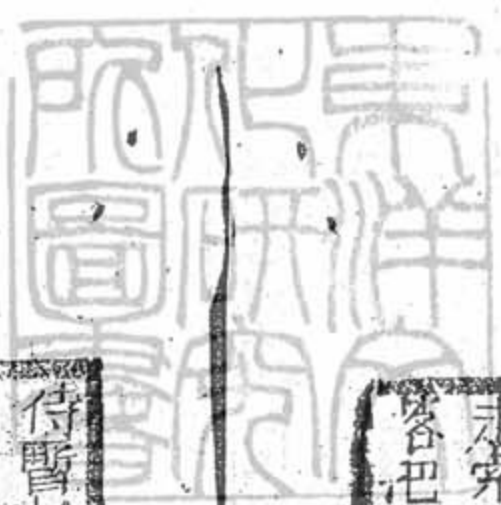
與曹司馬懿曰今孫權既稱臣歸附王上可封官賜
爵令拒劉備意欲使操攻備操又使權攻備兩家之

醉翁之意操從之表封孫權為驃騎將軍南昌侯領
荆州牧即日遣使賞詔勅赴東吳去詔吳病勢轉加

忽一夜夢三馬同槽而食及曉問賈詡曰孤向日曾
夢三馬同槽疑是馬騰父子為禍此表在殺馬騰之

今騰已死昨宵復夢三馬同槽主何吉凶此補照出來

詡曰祿馬為兆也祿馬歸於曹王上何必疑乎



Vertical text on the far right ed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marginal note.

宋江兵將孰能同
可伶身死無人救
魂蕩荒原血染紅

宋江謂吳用曰此城堅守
何時可得吳用曰城中有
石秀時廷必有機變只教
四面監立雲梯攻城再教
凌振四面放砲緊攻其城
必破宋江即傳令教四面
連夜攻城御弟大王見宋
江四面攻城甚緊急驅百
姓上城守護當下石秀在
城中望巖寺中只見時廷

與開平解猶為龍彷彿相似今操因此不疑後人有
之代人詳惡夢者大抵類此
詩曰

三馬同槽事可疑
不知已植晉根基
曹瞞空有好雄畧
豈識朝中司馬師

是夜操臥寢室至三更覺頭目昏眩乃起伏几而臥
忽聞殿中聲如裂帛操驚視之忽見伏皇后董貴人及三
皇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餘人渾身血汚立於愁雲
之內隱隱聞索命之聲從前作過事沒與一齊來操急拔劍望空
砍去忽然一聲响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新殿造不
成舊殿又
操驚倒於地近侍救出遷於別宮養病次夜又聞
殿外男女哭聲不絕呂蒙是神附於身曹操是兇集
於戶然操何以不附日一則可
附多則不勝其
多故不付耳至曉操召羣臣入曰孤在戎馬之中

求取曰城外哥也軍兵打三十餘年未嘗信怪異之事今日為何如此甚臣奏

得甚緊急石秀便教時廷曰大王當命道士設醮修禳操嘆曰聖人云獲罪於

去塔上放火我去州衙內獲罪於天一語自寫供招然既欲學文
王何不更學孔子之言日某之禮久矣

放火二人議定當夜二更孤天命已盡安可救乎遂不允設醮次日覺氣河上

時廷先去塔上放起火來焦目不見物急召夏侯惇商議惇至殿門前忽見伏

那塔最高火起時照見城皇后董貴人二皇子伏完董承等立在陰雲之中

外二十餘里又去佛殿上是雙眼見之夏侯
惇是一眼見之惇大驚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

放起火來城中叫沸石秀操召曹洪陳羣曹詡司馬懿等同至臥榻前囑以後

在薊州府衙內放起人來事曹洪等頓首曰大王善保玉體不日定當霍然操

薊州城內三處火起百姓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羣雄皆滅止有江東孫權

知有細作無心守城各自西蜀劉備未曾勦除孤今病危不能再與卿等相叙

奔回顧家御弟大王見三特以家事相記但言家事而不言國孤長子曹芳劉

處火起知宋江有人入城



將帶老小裝載上車領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宛城一將前今十氏生四子本部軍馬開北門逃走宋一彭植熊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植為人虛華小誠實江見城中慌亂催軍掩殺嗜酒放縱因此不立次子曹彭勇而無謀四子曹熊捨入薊州城令救滅城中多病難保惟長子曹丕為厚恭謹可繼我業卿等宜火天明出榜安民賞勞三輔佐之但言立不自繼更不託曹洪等涕泣領命而軍功績簿上標石秀時注到禪代事奸宿之處出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賜諸侍妾且囑曰吾功勞欠行文書用呈趙安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絲履賣之可以得錢撫知會安撫回文書來曰自給不知操者但謂其兒又命諸妾多居於銅雀臺目今炎暑暄熱未可動兵劉表之妻始及於姑待天京再可進兵宋江鬼怒其以鬼悅鬼回女教爐後義領原分撥也今操之遺命中每曰設祭必令女伎奏樂上食又欲以八悅鬼又遺命於彭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為人所發掘放也以此自防亦甚若矣者使後人囑畢長嘆一聲淚加將七十二家盡與之為之奈何

兵守薊州那耶律得重

洞仙侍郎帶領老小奔回

兩下須臾氣絕而死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

幽州來見大遼郎主二人

春正月也是子年正月後人有鄴中歌一篇嘆曹操

俯伏玉墀之下放聲大哭

云

郎主曰愛弟休哭當以奏

鄴郡鄴城水渾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事與

知耶律得重奏曰宋朝重

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

子皇帝調宋江兵來望大

隨人眼底功自異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

難以抵敵損臣二子折了

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為羣橫流染墨距木

四將先失檀州次陷薊州

行氣與理勢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為霸

持來請死大遼郎主聞奏

大不王霸士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向帳

問曰宋江原係何人班部

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

中左丞相褚堅出班奏曰

鉅細私衷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

臣聞宋江原是梁山泊水

滸寨草寇宋朝屢次調兵

討殺草寇宋朝屢次調兵

爾書生氣

爾書生氣

爾書生氣



勳補不得重子皇帝三番却說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一面遣人赴世
降詔招安他有一百單八人上應天星智勇足備恐
難制伏乞王量裁即主曰
德的生區處班中轉出一員官乃歐陽侍郎俯伏
奏曰臣雖不才願獻小計
可退宋江即主大喜曰卿
有何妙計有西江月首云
一自遼兵侵境中原宋
帝興兵水鄉取出眾天
星奉詔去邪端正暗令
明廷放火與兼石秀同

行等閒打破永州城

載功勳可敬

當時歐陽侍郎奏曰今宋
朝童子皇帝被蔡京童貫
高俅楊戩四個賊臣弄權
嫉賢妒能閉塞賢路以臣
愚見我主可加官爵重賞
金帛臣願為使說他來降
若得這枝軍馬取中原如
同反掌即主依奏差歐陽
侍郎為使臣帶各馬備緞
各一百八疋勅命一道封
宋江為鎮國大將軍總領
侯曹彰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丕大驚前華散來

子曹丕歎陵侯曹彰臨涪侯曹植蕭懷侯曹熊處報
喪曹操未見四子眾官用金棺銀槨將操人殮星夜
喪而死為之一嘆曹操不死於鄴都而死於洛陽與
舉靈柩赴鄴郡來先主不死於成都而死於白帝相
似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
伏道迎襯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挂孝聚哭於殿上忽
一人挺身而出曰請世子息哀且議大事眾謂之乃
中郎子司馬孚也孚曰魏王既薨天下震動當早立
嗣王以安眾心何但哭泣耶羣臣曰世子宜嗣位但
未得天子詔命豈可造次而行此時天子詔以屬具
人耳兵部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愛子私立彼此生
變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割下袍袖厲聲曰即今日便

請世子嗣位眾官有異議者以此袍為例此時已不

詔百官悚懼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而至眾皆大驚

須臾華歆入眾問其來意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

動何不蚤請世子嗣位眾官曰正因不及候詔命方

議欲以王后下氏慈育立世子為王未得父命乃欲

所以無令者以天子詔可以取之如寄羣臣本母令然操之

自能為我請之故不必以已之令令之也歆曰吾

已於漢帝處索得詔命在此眾皆踴躍稱賀歆於懷

中取出詔命開讀班固賦贊成原來華歆詔事魏

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與後壁取后正帝只得聽

從故下詔即封曹丕為魏王丞相冀州牧丕即日登

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正宴會慶賀間忽報鄴陵

遼兵大元帥送金一提銀
一秤權為信物歸遼之日
大加官封爵只見班部中
兀顏都統直出班奏曰臣
有二十八宿將軍十一驍
大將斥鴳馬壯何足恨哉
正宜引兵前勦殺這厮
國主曰得他來順如虎添
翼休得阻當遼主不聽兀
顏光之言原來兀顏光是
都統軍是遼國第一員大
將十八般武藝兵書戰策
無所不通年方三十五六
二十九卷終

遂問羣臣曰黃鬚小弟平日性剛深
不通武藝今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
堵下一人應聲出口臣請往見鄆陵侯以片言折之
衆皆曰非大夫莫能解此禍也正是
試看曹氏丕彰事 幾作袁家譚尚爭
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堂堂一表身材面日唇紅四
大奇書第一種卷四十

瑤黃眼碧主帥時便一條
聖嘆外書 茂苑三宗周序始氏評

渾鉄点銅鉄殺到濃處便
第七十九回

學出腹間鉄鏢便得鋒鋒
兄逼弟曹植賦詩

有聲端內有萬夫不當之
姪陷叔劉封伏法

勇却說歐陽侍郎領遼王
劉曹之相形何厚薄之一对乎立德以異姓之

叔言遲妥劉州來宋江正
兄而痛憐其弟之亡曹丕以同胞之見而急欲

在薊州探軍忽報遼國有
其弟之死一則痛義弟之死而不顧其養子之

使命至宋江問吳用曰遼
恩一則欲殺弟之亡而不顧其生母之愛君子

使此來何意吳用曰必
於此有天倫之感焉

托安我們正好將計就計
甚矣名之不可竊而實之不可誣也操以武王

受他招安却取薊州不
之事遣其子而曰比於文王丕則不以文王之

遼國不破宋江大喜曰賢

